

《山海文化》的美麗與哀愁

『山海文化』の美と悲しみ
The Happiness and Sorrow of the *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*

文 | 陳芷凡（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・山海文化雜誌社編輯）
圖 | 山海文化雜誌社

2004年底國家台灣文學館評選百年來「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」，「山海文化雜誌社創立與原住民文學運動」一致被評選為14件重大事件之一。該雜誌社及其創辦的《山海文化》，啟動了90年代台灣原住民文化、文學的歷史記憶。

山盟海誓 源起與編輯觀點

《山海文化雙月刊》（*Taiwan Indigenous Voice Bimonthly*）的出版，由山海文化雜誌社計劃統籌。「山海文化雜誌社」隸屬於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，該協會成立於1993年6月26日，台北市。創會理事長為時任立法委員的排灣族華加志（達拉瓦克）先生，秘書長為卑南族的孫大川先生。有鑒於愈來愈多的原住民知識青年，有意拿起筆介入台灣的文



1993年《山海文化》創刊記者會。

化、歷史書寫世界，協會因而決議創辦《山海文化雙月刊》，發行人為華加志、總編輯為孫大川，共同期許此媒介成為一個與族群傳統、主流社會對話的文化平台。



山海文化雜誌社草創初期留影。



1993年《山海文化》創刊，背後其實承載著原住民族的焦慮；這份焦慮，源於親身感受社會劣勢及文化消亡的危機。在人性以及第一自然的詮釋下，「山海」的內涵，除了部落空間，更是一種結合語言、記憶、生活經驗的載體。

1993年創刊號的發行，背後其實承載著原住民族的焦慮。這份焦慮，源於親身感受社會劣勢及文化消亡的危機，使得原本具有自豪感與自主的族群性格，轉變為處境堪憐的「黃昏民族」。深感於此，總編輯孫大川於序言〈山海世界〉提出幾點想法，希冀《山海文化》所釋放的「山海觀點」，能重構並傳承族群文化。首先是「山海」一詞的文化意義（摘自孫大川〈山海世界〉《山海文化》創刊號）：

對原住民而言，「山海」的象徵，不單是空間的，也是人性的。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

台灣「本土化」運動，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，另一方面也強烈突顯了人類向「自然」回歸的人性要求。

原住民在全球現代化的過程中，人與自然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根源性的聯結，此原始性的概念，可以扮演捍衛人類「第一自然」的角色。相較於「第二自然」意指的科技文明生活，第一自然可以做為原住民族的認同、一種身體儀式及書寫策略。在人性以及第一自然的詮釋下，「山海」的內涵，除了部落空間，更是一種結合語言、記憶、生活經驗的載體。

《山海文化》的戰線或任務，在於一方面它必須積極介入主導社會的各項文化議題和創造性活動，另一方面也必須敏銳地把握、捕捉迅速變化中的原住民部落社會，鼓勵更多在部落的原住民加入書寫行列。大方向如此，孫大川並提出了幾個《山海文化》的編輯觀點：

◎題材方面：

希望非原住民作者能以和原住民相關的「題材」來創作；而具原住民身分的作者，則

可觸及任何的題材。

◎語言方面：

同時鼓勵漢語書寫、或創製一套拼音文字加以註記，族語書寫具有傳承使命，而原住民在族群文化情境下所形成的漢語書寫，除了溝通功能，亦「將考驗漢語接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，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。」

◎書寫態度方面：

個人的創意揮灑與傳統文化的追溯同樣重



《山海文化》之定位，對外敞開雙手，邀請社會大眾關心原住民文化、文學的相關議題；對內扮演推手，培育更多的作家、部落文化工作者，讓原住民祖先的面容，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。



《山海文化》總編輯孫大川向來賓介紹刊物。



《山海文化》創刊迄今已邁入第十七個年頭。

要：「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銜接、交談，這種關係乃是辯證的，是一種既返本又開新的實踐歷程。」此設想，使得《山海文化》內容的編排，兼具部落史、歷史剪影，以及當代文學創作、文化評論等面向，於傳統中展現自信的、美麗的族群姿態。

◎關懷向度方面：

除了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議題，試圖結合中國以及廣泛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處境、經驗及其豐富的文化資產，形成一個文化同盟之視野，將是立足台灣、放眼世界的起點。

《山海文化》之定位，既多元且開放——對外敞開雙手，邀請社會大眾一起關心原住民文化、文學的相關議題；對內則扮演推手，培育更多的作家、部落文化工作者，讓原住民祖先的面容，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。

山高水深 多方位的文化參與

《山海文化》雖然規劃為雙月刊，1993年創刊號之後，其後幾年，由於經費自籌的關係，斷續出刊，至2000年10月，共出版26期。其間發行量一期2500份，但訂戶始終在1000戶上下。為了喚起更多的社會迴響，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所屬的「山海文化雜誌社」，發展多元形態的文化參與，這些活動，不僅成為《山海文化》部分的編輯內容，也讓目前出版至26期的紙本雜誌，有了延續、展開另一段文化使命的契機。

◎推展文化活動：

1993年至2000年之間，《山海文化》持續出刊，這中間協會承辦許多文化活動，諸如1993年、1995年為期數月的「『山海世界』系列活動：文化講座」，以影片欣賞、經驗分享的方式，向社會大眾介紹原住民的族群文化。協會於1994年、1995年、1996年、1999年辦理四屆的「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培訓營」，提供原住民文化工作者記錄、研究的基礎訓練，以達文化保存及傳承之目的。1995年辦理「台灣原住民文化藝術傳承與發展系列座談」，則是結合政府與原住民各民間社團，進行了24場系列座談。

此外，原住民青年的未來性，指日可待，因此，2001年至2003年協會承辦三屆「全國原住民大專青年文化會議」、二屆「全國原住民大專青年國際文化交流系列活動」等。這些多元形式的社會參與，與《山海文化》相得益彰。

◎設立文學獎：

1994年由協會主辦、中國時報協辦「第一屆山海文學獎」，得獎作品刊登於《山海文化》12期，2000年由中華汽車原住民文教基金會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、協會合辦「中華汽車



2003年與印刻出版社合作，出版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四卷七冊。圖為新書發表會。

第一屆原住民文學獎」，得獎作品刊登於《山海文化》25、26期。台灣原住民文學獎的辦理，發掘了許多新生代的寫手，在不同文類中與自己、與祖靈、與世界對話，延續了原住民文學前行的腳步。

後續在2001年舉辦「中華汽車第二屆原住民文學獎」、「2002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獎」、「2003台灣原住民族短篇小說獎」、「2004台灣原住民族散文獎」、「2007台灣原住民族山海文學獎」以及「2010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活動」。這幾年的累積，形成了

一股創作梯隊與書寫力量，這份力量，於2003年與印刻出版社合作，出版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四卷七冊，2005年與東華大學民族學院合辦「山海的文學世界——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」，亦在2009年成立「台灣原住民作家筆會」，企圖結合學者、藝文界、文化工作者的不同關切，讓原住民文學能走得更遠、更長。

◎提供數位平台：

除了扮演文化、文學推手的角色，協會因應網路科技時代，讓紙本的《山海文化》有了



紙本的《山海文化》，出刊至2000年的26期。但透過推展文化活動、舉辦文學獎等多元形態的文化參與，以及數位科技的資訊平台，延續了《山海文化》的精神與關懷。

更無遠弗屆的影響。2008年由文建會委託，協會承辦「呼喚邊緣·記憶書寫：台灣原住民百年文學地圖」網站建置計畫，除了《山海文化》，也呈現了三十多位作家的書寫資料，並以「文學地圖」之視角規劃多層次互動，可說是目前為止最為豐富的原住民文學網站。

此外，2009年由孫大川擔任主持人，執行國科會委託計畫「『山海文化雜誌社』台灣原住民文學影音數位典藏計畫」，內容包括十多年來原住民文學之發展歷程，藉由數位整合，透過影音資料庫、網站建置，掌握原住民文學相關的影音資料，保存該刊物編纂過程中參與的文化活動，形成《山海文化》的動態史料與歷史記憶。

紙本的《山海文化》，出刊至2000年的26期，但透過多元形態的文化參與，以及數位科技的資訊平台，延續了《山海文化》的精神與關懷。

2005年與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合辦「山海的文學世界——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國際研討會」。



陳芷凡

台中縣豐原市人，1979年生。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，曾任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訪問學人。現為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、山海文化雜誌社編輯。博碩士論文皆以台灣原住民文學、文化為研究範疇。曾協助「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——作家影音製作計畫」、「台灣原住民族作家筆會」等相關事務。

山是凝固的波浪

第一次接觸《山海文化》，在圖書館，裝訂成冊，翻閱時帶有研究生找尋資料那份強烈、專斷的企圖。我瀏覽每一期的目錄，眼睛瞪大，腦中不斷重覆著幾個關鍵字，現在想來，儼然一副書呆子模樣。之後，我到政大繼續就讀，而「山海文化雜誌社」恰好搬到政大附近，因緣際會之下，我成為山海的打雜人士（或稱常客、食客以及酒客）。在這邊，我接觸了更多山海的朋友，體會他們當時辦雜誌的心路歷程，傾聽那個我來不及參與的激昂年代。

這個時候，我再度翻閱《山海文化》，卻有著更為深沉的情緒。回顧這26期的主題，彷彿經歷了一段原住民文化重建的歷程，山海共構，苦樂交織，美麗與哀愁並呈。此時，我的目光被每一期的編輯室手記（搭蘆灣手記）吸引，手記中除了說明這一期的主題關懷，那種潛藏在大綱、目錄之外的細膩情感，是總編輯孫老師以及眾人疼惜「山海」的一種回應。而我漸漸明白，這份回應，終究會超越時空、酒酒久久。◆